

天譴@天堂

曹禺影劇的密碼模式

首創透過結構主義 解讀影劇大師曹禺的影劇劇本

曹禺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艷陽天》
等一系列影劇作品貢獻給中華民族暨人類社會。



曹禺的影劇作品
在中國影劇史上佔有著
承先啓後不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

張耀杰
著

天譴@天堂

曹禺影劇的密碼模式

首創透過結構主義 解讀影劇大師曹禺的影劇劇本

曹禺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艷陽天》
等一系列影劇作品貢獻給中華民族暨人類社會。

曹禺的影劇作品
在中國影劇史上佔有著
承先啓後不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

張耀杰
著

天譴@天堂 ——曹禺影劇的密碼模式

作 者 / 張耀杰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10月BOD一版
定價：4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題記

曹禺影劇的斯芬克斯之謎

在古希臘，有一則關於「斯芬克斯之謎」的神話故事。斯芬克斯是獅身、蛇尾、人面、美女頭，並且長有一對鷹翅膀的女妖怪。這種妖怪早在古埃及傳說中就已經存在，並作為驅災祛禍的神聖象徵，被置於墓頂或刻於盾牌，大概是在邁錫尼時代，開始流傳到古希臘。斯芬克斯在古埃及是獅身人面的男性，流傳到希臘之後才逐漸演變成爲女性，還多出了一對鷹翅膀。

按照古希臘神話中的介紹，天后赫拉的情敵塞墨勒，是忒拜城邦的國王卡德摩斯的女兒。赫拉出於對情敵的報復，委派斯芬克斯到忒拜禍害當地民眾。斯芬克斯來到忒拜，坐在城外的山上向過路人提出一個難猜的謎語，猜不出的人就要被她活活吃掉。當科任托斯國王的養子、同時又是忒拜城邦現任國王拉伊俄斯的親生兒子的俄狄浦斯來到忒拜時，斯芬克斯同樣提出這個謎語：「什麼生物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用兩隻腳走路，晚間用三隻腳走路，而腳最多的時候，又是速度最慢，力量最小的時候？」俄狄浦斯一語道破謎底道：「人。」斯芬克斯聽了羞憤難當，當即跳崖而死。

經過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經典悲劇《俄狄浦斯王》的戲劇化處理，「斯芬克斯之謎」被搬上舞臺並且流傳至今。由於它是關於人的發現和人的命運的謎語寓言，即使被揭開謎底之後，依然具有既普遍又永恆的藝術魅力。曹禺通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豔陽天》等一系列影劇作品，貢獻給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同樣是一個關於中國人的人生宿命和文化密碼的「斯芬克斯之

謎」。對於這則謎語的解讀揭穿，不但不會抹殺其普世永恆的藝術魅力，反而會使人們更加透徹地欣賞其審美價值。

曹禺影劇作品中的文化密碼及其難猜之謎，究竟是什麼呢？現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要不然，曹禺本人不會先在《雷雨》的寫作中表白說：「至於雷雨象徵什麼，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來，但我已經用力使觀眾覺出來。」然後又在《雷雨》日譯本序中寫道：「那麼，我是如何表現自己的呢？我這個人膽小謹慎、憂鬱、愛挑剔，不能理解自己。我缺乏希臘人的智慧——『自知之明』，心中只是亂雲般的焦躁與一種不可擺脫的迫切的思緒。因此，當我談論自己的作品時總是模糊不清的。」到了《日出》跋中，他依然在強調說：「曾經有人問過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較好些，我答不出來。……我一個感情用事，素來不能冷靜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個最令我關心。」

好在「不能理解自己」的曹禺，打從南開中學時期就不間斷地對自己創作的作品，以及自己從事創作時的思想情緒，進行著不厭其煩地傾訴和表白，為後人解讀他的作品中的文化密碼及其難猜之謎，提供了最具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談起曹禺，人們總要從《雷雨》說起。一九三七年二月，先後執導過《雷雨》、《日出》的戲劇界老行尊歐陽予倩，在《日出》首次演出特刊中甚至寫下「曹禺先生的確是劇壇忽然跳出來的天才者，人家歡喜演他寫的戲，我也歡喜導演他的戲……」的風趣話。而在實際上，即使是天縱之才，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成長起來的，曹禺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南開中學時期，早熟早慧、情竇初開的曹禺，就在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女孩子的點燃之下，有過一次創作高潮……

目次

題記	曹禺影劇的斯芬克斯之謎	1
第一章	曹禺早年的戲劇與情愛	
一、童年時代的神道環境		3
二、南開中學的戲劇活動		8
三、處女小說的男權意識		12
四、中學時代的神聖初戀		15
五、罵人有理的時評雜感		18
六、一網打盡的天譴詛咒		21
七、清華園內的演劇與情愛		24
八、曹禺《雷雨》的橫空出世		26
九、《雷雨》的發表和出版		28
第二章	「絕子絕孫」的《雷雨》	
一、原始情緒中的文化密碼		35
二、《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		42

第三章 應運而生的《日出》

三、周樸園的保家護種.....	43
四、周驚漪的亂倫通姦.....	46
五、魯大海的天譴詛咒.....	48
六、周沖的陽光天堂.....	50
七、周萍的人性幽暗.....	52
八、魯四鳳的在劫難逃.....	54
九、天堂天譴的詩化悲劇.....	57
一、《雷雨》的演出與論爭.....	65
二、李健吾的《雷雨》評論.....	69
三、田漢、張庚論《雷雨》.....	72
四、與張彭春的再次合作.....	77
五、陳白露與民國美女王右家.....	79
六、曹禺對王右家的一注情深.....	81
七、王右家與羅隆基的情愛傳奇.....	84
八、王右家與羅隆基的絕情離異.....	87
九、應運而生的《日出》.....	88
十、《日出》演出的轟動效應.....	92
十一、周揚與黃芝岡「批評的批評」.....	94

第四章 《日出》中的陽光天堂

一、陳白露的「有餘」與「不足」	101
二、黃省三的「奉有餘」	105
三、李石清的「損不足」	108
四、從「有餘」到「不足」的潘月亭	110
五、「閻王」加「財神」的金八	112
六、空喊高調的方達生	113
七、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	115
八、「予及汝偕亡」的天譴詛咒	119
九、怕官仇富的陽光天堂	122

第五章 《原野》中的野蠻復仇

一、《原野》的創作與演出	131
二、保家護種的焦母	133
三、退化變種的焦大星	137
四、野蠻復仇的仇虎	141
五、花金子的黃金天堂	144
六、白傻子的愚不可及	149
七、原始情緒的全面推演	155

第六章 捨家愛國的《蛻變》

一、從南京到重慶.....	1
二、關於編劇術的演講.....	6
三、《全民總動員》.....	6
四、與時俱進的《正在想》.....	8
五、《蛻變》中的權與法.....	7
六、天譴罰罪的思想改造.....	5
七、捨家愛國的丁大夫.....	8
八、清官救星梁公仰.....	2
九、「屁」一般的孔秋萍.....	1
十、天人感應的陽光天堂.....	8

第七章 《北京人》的男權美夢

一、《蛻變》滾的精神失落.....	1
二、方瑞與楊振聲的舊情往事.....	9
三、楊振聲與曹禺的師承關係.....	2
四、《北京人》的戲外情事.....	0
五、陰盛陽衰的男權王國.....	8
六、情景交融的秋聲秋韻.....	2
七、天人感應的精神強暴.....	1

八、天涯比鄰的謬托知己	229
九、天堂淨土的精神超度	233

第八章 《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一、美輪美奐的神話故事	243
二、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戀	247
三、盛夏之夜的「捨身愛人」	251
四、一男二女的男權美夢	255
五、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	260
六、「捨身愛人」的男權神話	266
七、與周恩來的親密交注	270
八、架不起的彼岸之《橋》	272
九、《豔陽天》的「陰魂不散」	276

第九章 《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一、新時代的文藝高官	285
二、《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	286
三、一男二女的婚姻離散	290
四、《明朗的天》的戲劇人生	293
五、《胡風在說謊》	296
六、反右運動的踴躍表現	302

第十章 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一、《膽劍篇》的「怪力亂神」..... 3

二、周恩來論「新的迷信」..... 3

三、政治風浪中的失魂落魄..... 2

四、《王昭君》的超凡入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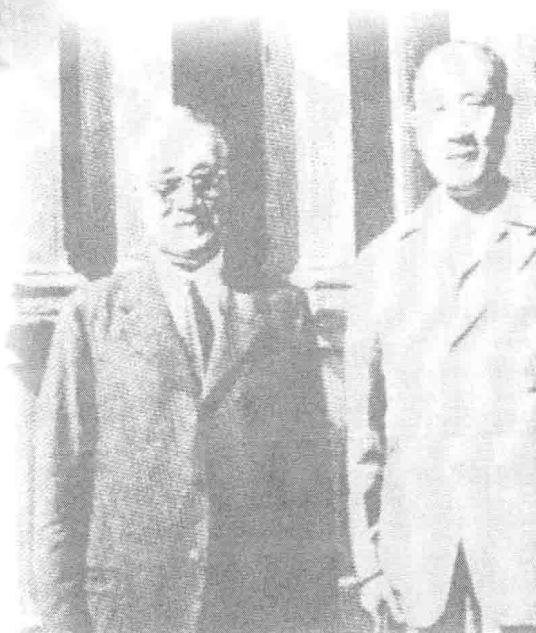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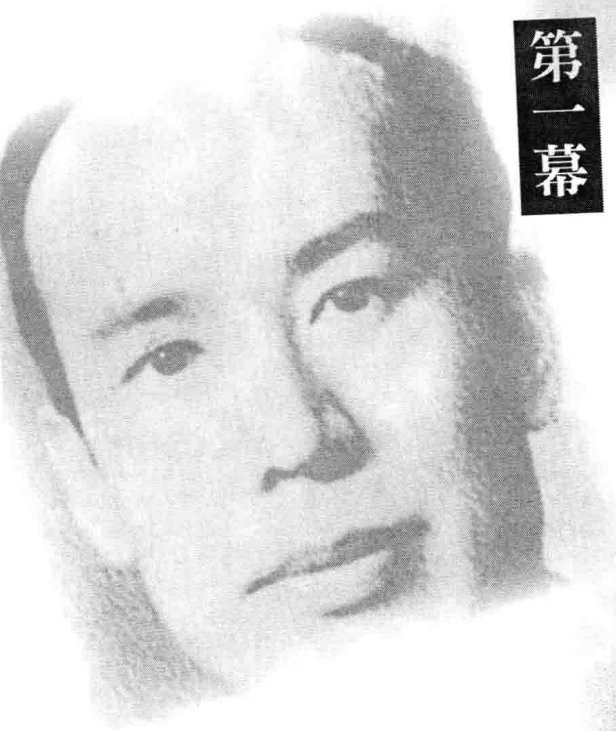
五、撥亂反正的公開表態..... 6

六、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3

後記 曹禺影劇藝術的密碼模式..... 4



第一幕



圖片說明（從上至下）：

一九三五年冬曹禹鄭秀給同學何汝輯吳季班充當伴郎伴娘

楊振聲照片

張伯苓張彭春兄弟

第一章

曹禺早年的戲劇與情愛

作為中國現代最為著名的影劇大師，曹禺一生中主要創作、翻譯、導演、改編了十五部影劇作品，依次是《雷雨》、《日出》、《原野》、《全民總動員》、《正在想》、《蛻變》、《鍍金》、《北京人》、《家》（改編），《羅密歐與茱麗葉》、《橋》、《豔陽天》、《明朗的天》、《膽劍篇》、《王昭君》。在這些影劇作品中，若隱若現地貫穿著一種既根源於中國傳統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納外國宗教文化的「陰間地獄之黑暗＋男女情愛之追求＋男權家庭之反叛＋專制社會之革命＋捨身愛人之犧牲＋天誅地滅之天譴＋替天行道之拯救＋陽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碼模式。這種密碼模式可以直接追溯到曹禺青少年時代就已經初步顯現的「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

一、童年時代的神道環境

曹禺本姓萬，名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田本相在《曹禺傳》中認為，曹禺於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農曆八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天津租界，也就是現在的天津河北區民主道二十三號曹禺故居所在地。另據劉清祥、董尚華著《中國戲劇大師——曹禺》考證，曹禺其實是出生於湖北潛江的萬氏塾館。

曹禺的親生母親產後三天就因病去世。生母的早亡以及由此而來的戀母情結，決定了他對於富有犧牲奉獻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聖美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年曹禺在致巴金信中表白說：

「人是很不幸的動物，因為他有敏銳的感覺。但正因如此，才產生宇宙間罕有的事物，美的人和美的詩和藝術。有時，我想自然賜與我的種種夠多了。我應該感謝母親給我以生命，尤其是我，我的母親生下我三天，便因產褥熱死去，她才十九歲。我對她沒有一點印象，只覺得一切做母親的都可憐，都偉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讓人心痛……」①

曹禺的父親萬德尊，字宗石，湖北潛江人，祖上幾代都是家境清貧、飽讀經書的私塾先生，致使萬德尊常有「窶人（窮人）之子」的浩歎。萬德尊十五歲考中秀才，後來到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求學，一九〇四年被選派到日本留學深造，先後在振武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九〇九年畢業的第六期學員。他的同學中先後成為大小軍閥的，有閻錫山、孫傳芳、趙恆惕、李烈鈞、程潛、李根源、胡謙、劉存厚、羅佩金、楊文愷、孔庚、張開儒、張鳳翽、盧香亭、顧品珍、周蔭人等人。

萬德尊學成歸國後，考中滿清政府的陸軍步兵科舉人，被直隸總督端方任命為直隸衛隊的標統。他先後娶過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姓燕，在萬德尊留學日本期間病死於湖北老家，留下長子萬家修和女兒萬家瑛兩個孩子。一九〇九年冬天，萬德尊續娶武昌商人之女薛氏為妻，一年後生下曹禺即萬家寶。薛氏夫人去世後，萬德尊與薛氏的學生妹妹薛詠南結為夫妻。

繼母薛詠南沒有生育，一直把曹禺當作親生兒子來看待。她是個戲迷，無論京戲、評戲、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韻大鼓、文明戲都愛看。曹禺三歲時就被繼母抱在懷裡到戲院看戲，潛移默化中成長為表演慾極強的

一個小戲迷，家裡一本一本的《戲考》，被他翻得滾瓜爛熟、破爛不堪。薛詠南還是個小說迷，她喜歡讀《紅樓夢》，能夠把黛玉的《葬花詞》背誦得聲情並茂、滾瓜爛熟。《雷雨》中關於繁漪的舞臺提示——「她是一個中國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靜，她的明慧，——她對詩文的愛好……」——中，就有薛詠南的影子。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曹禺接受田本相採訪時回憶說：「周樸園有我父親的影子，在繁漪身上也可以找到我繼母的東西，主要是那股脾氣。」②

繼母還像曹禺影劇作品中的周樸園、魯侍萍、焦母、曾皓、梅小姐、鳴鳳、馮樂山、高老太爺、陳姨太、瑞珏、陰兆時那樣，是一位佛教信徒。她從小就教曹禺背誦《往生咒》中的經典咒語「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據曹禺在《日出》跋中介紹，一九二二年他兩歲生日時，「母親」薛詠南給他買來的「護神和玩物」中，就有他「最心愛的馬盜觀音」。

辛亥革命特別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去世之後，萬德尊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命運，與以繼任大總統黎元洪為首的湖北幫捆綁在一起。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因為直系軍閥曹錕賄選總統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萬德尊也只好賦閒回家，在天津義大利租界的二馬路三十六號過起寓公生活。他除了陪太太抽鴉片、與友人吟詩寫字之外，還在一次中風後很虔誠地念起了《金剛經》。

對於當年或官場得志或失意下野的軍閥政客來說，居住在外國人統治下的租界區裡誦經禮佛、皈依宗教，是十分時髦的一種普遍現象：段祺瑞下野後「復歸於禪」卻又不甘寂寞，還要發起「佛教救國」運動以撈取政治資本。山東膠東半島的小軍閥劉珍年，甚至命令士兵佩帶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挖掘西太后和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創辦號稱廟會道的教派並且自任道首，幾萬官兵都是他的道徒。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一個顧和尚，從此迷戀藏傳佛教，親自領著法師給受戒官兵發放受戒證章。馮玉祥在接受來自蘇聯的革命理論之前，曾經一度號稱是「基督將軍」。孫傳芳倒臺後與萬德尊一樣在天津租界充當頌經禮佛的居士寓公，最後

依然沒有躲過血仇報復的血光之災。與萬德尊一起留學日本的閻錫山，乾脆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組織方法照搬到山西農村，在村、閭、鄰的行政網路之外，另外組織「息訟會」、「監察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村閭長都是省裡登記在案的「村幹部」，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用老百姓的話說，閻錫山通過「村幹部」控制農村社會，等於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抗日戰爭時期，閻錫山還組織過幫會式宗教團體「洗心團」，企圖利用宗教神道的神聖天理來鼓舞鬥志。

伴隨著父親萬德尊和繼母薛詠南的誦經禮佛，曹禺很小就開始有意識地接觸中外宗教。晚年曹禺在與田本相談話時回憶說：

「記得小的時候，有一段接觸過教堂。……少年時期，對生活有一種胡思亂想、東撞西撞的味道。接觸一下教堂，到裡邊去看看，似乎是想解決一個人生問題，究竟人到底應該走什麼道路，人應該怎麼活著，人為什麼活著，活著又為什麼？總之，是莫明其妙，覺得宗教很有意思。在清華大學時，有音樂唱片的欣賞，對巴赫的音樂有過接觸。我對佛教不感興趣，太講出世了，跟父親念了一段佛經，念不下去。讀《聖經》覺得文章漂亮。……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的《復活》，我讀過，我非常想看看復活節是怎麼搞的，也想看看大彌撒，參加參加。它為什麼叫人入迷？……一進教堂，就覺得它裡面很高很高，在幽暗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無邊的蒼穹，是異常寧靜肅穆，聖母像美麗得不得了。人一進教堂就安靜下來了，真好像使人的靈魂得到休息。其實我根本不信教，我現在是個共產黨員，我更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很喜歡教堂中那種寧靜肅穆的氛圍。」③